

五省巡按

陈修龄 著



WUSHENGXUNAN

竹林，在悄悄地长

——《五省巡按》序

武剑青

在“三突出”谬论横行文坛的日子里，《广西文学》编辑部在浦北县办了一次作者学习班。我刚从“五·七”干校回来不久，只当一名编辑，算是“恩宠”了。这样的地位，这样的处境，一般我是很少发言的。

我负责辅导的一个组，有两名作者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一个是活蹦乱跳的柯天国，一个是沉默寡言的陈修龄。他俩的作品有个共同的特点，生活气息浓厚，细节生动；但同样受“三突出”的影响较深，有故意拔高“主要英雄”形象之嫌，政治概念压过了生动的情节和人物形象。我觉得可惜了。本来是一篇能以情动人的好小说，却被这些概念淹没了。

我在散步闲谈中，有意识地给他们谈作品从生活中来，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，写自己在生活中独特感受的东西，诸如此类的道理，还给他们讲了历代文学大师们创作的坎坷经历和艺术特色，想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政治概念中解脱出来。

在进入作品修改过程时，开始，陈修龄给我讲了许多什么叫“可控硅”的常识，反复解释，听得我又烦又糊涂。我对他说，文艺作品不是科技书，它是写人的，写人的感情的。碰到技术问题，要尽量避开，把着重点放到写人上面来。他很耐心地听，一双高度近视眼，在镜片的映照下闪闪发光。

我下榻的房间窗外，有几棵青翠欲滴的竹子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我说，你要象竹子一样，脚踏实地，一节节地往

上长，总有一天会长成一片茂盛的竹林的。

他虽然话不多，但显得沉稳、扎实。默默地听，默默地想。终于在学习班结束时，把作品改出来了。题目叫《灿烂的前景》，写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对生活、对未来的追求；尽管还有点“概念”的痕迹，但其中不乏生活的情趣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能写成这个样子，已是难能可贵了。我很快就把它编好，在刊物上发表了。这就是他的处女作。

后来我进一步的了解，知道他的生活底子较扎实，他曾在西津水电站呆过，后来，又一直在水电部门的基层工作，这就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此后，我就经常注意吸收他参加区内的一些文学活动，也经常注意他的作品。其中有些是我当的责任编辑。《五省巡按》这个篇名还是我给它取的！

他的作品越来越有看头了。他讲生动的情节，巧妙的构思，讲人的命运，人的感情。看得出，他受中国传统手法的熏陶较深；但他又是一个善于接受外来先进手法的“拿来主义”者。特别是他从鲁迅文学院毕业之后，他的创作出现了新的飞跃。他既注重人物多重性、多层次的内涵描绘，也注重结构的跳跃、时空的交叉；既注重情节之感人，也注重氛围的渲染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他的《竹林深处人家》，通过对竹林的缩影描写，反映了两代人的命运。不是亲娘的竹娘，象母竹护笋般地供养着、养育着不是女儿的女儿；而是亲娘又不象亲娘的妈妈，却处处躲着正是女儿却又不象女儿的女儿。一旦云破天开，侨居国外的父亲寻根来了，亲娘却来认女儿了。该不该认亲？该谁去认？微笑里带着极大的苦涩，幽默里含着极大的艰辛。这篇小说写得感情充沛，那竹情、竹音，情真意

切，如泣如诉。使人读了，荡气回肠！白居易有句名言，叫作“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”。没有感情的小说，真乃味同嚼蜡！

生活是创作的源泉。这话谁都懂得，可不是人人都能获得到。有些作者，生活的梯子把他们送进了文学的殿堂，可进了殿堂后，他又一脚把梯子踢倒了，再也回不到生活的海洋中来了。陈修龄不是这样的作者，他一直在生活的漩涡中翻腾着，体验着人生的艰辛和欢乐。十多年前，当他崭露头角时，自治区有关部门便想把他调到首府来坐机关。他有些犹豫，曾为此专门跑到南宁来找我商量。我劝他，如果想要继续进行创作，还是在基层好。他果然又在基层默默地干了许多年，作品也不断地孕育出来。近年来由于工作需要，他从基层到了首府，我劝他不要忘记基层，要与生活的点保持经常的联系。他又是默默地听，默默地想，又默默地做。他的足迹踏遍了红水河两岸，他的作品仍然迸发出水电之光，他和水电部门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陈修龄是个永不满足的人。他不仅赋予作品以饱满的感情，同时也追求作品的哲理性，注意作品深刻的内涵，使读者掩卷之余，有所启迪，有所收益。

《五省巡按》写一个掌管着南方五省学术学会的业余“巡按”，乐于为他人作嫁衣裳。当他把一位靓女高足推上世界科技讲坛时，自己却因此卷进无从说起的“桃色案件”，弄得声名狼藉，结果堂堂“五省巡按”连个普通职称也没评上，个中奥秘，令人感叹不已。《出土文物》也同样如此，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成了“文物”，被埋没多年，他的宝贵科技资料也被当成“文物”，埋没了数载。命运象非洲土著人飞去来器一般，转了一圈，到头来，埋了别人的人，却成了真正被埋的“文物”入了土。作者用这种带着血和泪的

幽默，糗大了那些年代的荒唐，令人忍俊不禁，而又发人深思。

我从波兰访问回国的时候，住在中国作协招待所，陈修龄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，他来看我。我说你到了作家的摇篮深造，总该满足了吧？他摇摇头，说到了京都，进了文学院，才懂得过去的浅薄和无知。他的视野开拓了，跨进了一个新的天地，又有新的追求了。他追求什么呢？从作者的《红水河系列中篇》里，我发现他在追求一种新的表现手法，一种怪诞的幽默。

近年来文坛上有一种脱离实际、脱离生活、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，而陈修龄始终把焦距对准人生和社会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。他时刻关注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变革。他在追求一种变态的怪味，一种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猛烈碰撞所产生的畸型。在《禹舜梦》里，那个先师大禹的后裔，以治水著称的吉大圣，为了维护传统的权威，竟不肯在红水河治水；不愿圣土圣水外流的土著人首领山怪，穷了几十年，竟见不得日渐富庶的变迁；而和山怪、吉大圣一味作对的治水女人，偏偏又是山怪儿子的情人……怪人一个比一个怪，怪上加怪，引出了一系列怪现象，错综复杂，扑朔迷离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一切既在情理之中，又在意料之外，产生了迷人的艺术效果。使读者从中既得到了美的享受，又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启示。

由此，我不禁又想起了当年在浦北下榻的房前窗外、那几棵青翠欲滴的竹子，想必现在已经长成了一片竹林。那竹子，总在拔节，默默地、悄悄地长，从不声张。我想，这就是陈修龄很好的缩影。

我衷心地祝愿他辛勤耕耘的竹林，更加茂盛，更加翠绿！

目 录

序言	武剑青 ()
----------	---------

中篇小说辑

竹林深处人家	(3)
古河雾	
——红水河系列中篇之一	(58)
龙泉怨	
——红水河系列中篇之二	(77)
禹圣梦	
——红水河系列中篇之三	(140)
五省巡按	(190)

短篇小说辑

天平哟天平	(215)
雨后竹翠	(231)
心泉	(236)
“出土文物”	(243)
柳树开花	(255)

中篇小说辑

竹林深处人家

一

她踏进了河畔的竹林，双脚渐渐地沉重起来，如同灌了铅。

一夜的露水落在片片竹叶上，晶莹洁净，风一吹，竹竿摇曳，翠叶晃动，滴滴水珠滚将落去，好比珍珠撒落在竹林子里，沙沙作响，更显得这里幽静碧绿，绿得没有半丝尘埃！

她的心攥得更紧了，这竹子般洁净的地方，自己配来么？她象一根木头定定地站着。

竹林那头传来人踩竹叶沙、沙、沙的声音，竹林的主人竹娘出来了，她看到竹子旁的女人，先是一愣，很快就堆起笑容：“谢街头，我真该死！正找你呢，怎么要你上门……”

谢街头不是她的大号。她的大名叫谢玉珠。谢玉珠是东明街的主任。小地方的老百姓，总不惯用官衔交际，而按本地惯例称呼，管收税的叫税头，卖菜的叫菜头，管公厕的叫屎头。谢玉珠管街道，是这条街365户人家的衣食父母，当然叫街头了。尽管名字不大雅，却显示了她的身份和居民对她的敬畏。

竹娘的竹器远近闻名。竹薄、工精、样巧、经用，同是一种竹篮，别人的用三年，她的能用六年。一个外商买了几

个样品回美国，同行抢着要。当地一家华侨公司还给竹娘拍了电报，要和她订货。本来，竹娘的名声早就在外了，这一回，来找她的人更多了。谢街头也趁哄要她织一对式样巧美的花篮。别说一双，就是十对，竹娘也得赶出来给她。这些地头蛇，神仙也惹不起！怎么，竹篮还未做好，她就找上门来了？竹娘心里象有毛毛虫钻，好不烦人！没想到谢街头轻轻地搓着手，抑制了一下心中的慌乱，脸上露出笑容道：“不，不，我不是为了篮子，我是为了你的事！”

“我的事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竹娘接过她递过的一封信，细细地看了一遍，顿时全身软作一团，天哟，这不是剜她的心头肉，要她的命吗？要不是竹娘死命攀住旁边的一根竹子，她真的要跌倒在地了。风，吹了过来，沙沙作响，满林的露水抖了下来，一点点，一滴滴，象泪水，洒满一地，连竹林也伤心了！

凤儿到了竹门前，把摩托车喇叭撒得山响，一遍，又一遍，还不见妈妈开门。往日，她收摊回来，远远按着喇叭，妈妈就早早站在门口，等她下车，递过一把扇子，还有一条雪白的毛巾，嗔骂道：“死疯！就不会开慢一些？一身灰尘，还不快擦一擦！”

凤儿接过毛巾，一掀竹帘，走进屋里，索性把湿漉漉的上衣脱了，光着膀子扇风，竹娘皱了皱眉头，将一件干净衣服抛过来，道：“不识羞！看，有人来了，还不快把衣服穿上！”唬得凤儿连忙穿着衣服，遮住那丰满的胸脯。

凤儿三十出头，是个老姑娘了。不是她模样不行，她长得比翠竹还清秀，还逗人欢喜。求亲的人没有半个营，也有

一连人了，把门坎都踏平了几寸。可凤儿总要人家当上门女婿。这边远山城，没有上门的习惯，她这个条件把来求亲的小伙子吓得一个个都缩了回去。害得竹娘不住埋怨，不准她招婿上门，可凤儿决不妥协，她不能昧着良心，丢下弟妹和妈妈不管。竹娘做梦也想女婿，凤儿也常常逗妈妈开心，妈妈有时会拿起竹鞭，朝她的屁股上打去：“看你皮！将来不找个恶老公治你！”

她打得很轻、很轻，半点也不疼，倒使凤儿有一种轻快的感觉，觉得是一种享受……

可今天，喇叭按得耳朵聋，也不见妈妈的影子，妈妈到哪里去了？

凤儿张开嘴巴，喊道：“妈——妈！”

没有人回答，只有沙，沙，沙，风吹竹叶的声音。

凤儿心里发慌了，拔腿就跑，跑向她们承包的竹林。那里有她们的工场。放了竹，要做竹器，屋里放不下，她们常常在这里劳作，妈妈，会不会在工棚里？

凤儿走近竹棚，看到那个微微驼背的身躯坐在竹凳上，她心头悬着的石头才下了地。竹娘举着刀，正在破竹子，刀起竹落，她的脚下，撒了一地的竹片，白花花的是竹肚，绿悠悠的是竹青。

姑娘扳着妈妈的肩膀，道：“妈，你糊涂了，家里的竹篱还用不完，破那么多竹子做什么？”

竹娘抬起头，勉强笑笑：“妈没事，多做一点是一点！”

姑娘拉住妈妈的手，说：“妈，吃饭去吧！”

妈挣脱女儿的手，说：“你先吃，妈不饿！”

女儿蹲下来，望着妈妈，半日不见，只见妈妈的眼窝深了很多，好比两只深深的竹碗，眼角边红红的，留下了哭过的痕

迹：失去光泽的脸，似乎象那干枯的老竹，露出明显的皱纹来。女儿心里一惊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半路上她碰见谢街头，莫非她到过家里？欺侮了妈妈？女儿扶住妈妈的肩膀，试探地问：“谢街头来过？”

妈妈点点头。

“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有，真的没有。”

竹娘强作镇静地摇摇头，她越想镇静，越是不能镇静，手抖索着，盲目地破着竹子，一根竹刺掠破了她的手指，血，沁了出来，一滴，又一滴，落在地上，把白花花竹片染红了，她还不觉得，她还在破，还在破……

女儿看见母亲失神的样子，连忙拿过母亲手上的竹刀，在一根竹子上刮下一撮竹屑，敷在母亲的伤口上，替她包扎好，然后发疯般摇着妈妈的肩膀，道：“不，不，你一定有事瞒着我，瞒着我！”

竹娘失神地望着她，许久许久，才举起右手，插进右边斜开的衣襟口袋里，掏出一封信来，轻轻地道：“孩子，妈想通了，妈不瞒你，也不拦你！”

凤儿看了信，半日才回过神来，气恼地把信揉成一团，摔到地上，“哇”地哭出声来，抱住妈妈道：“不，不，这是骗人的，这是谢街头的骗局！我不去，我不走，我是你的女儿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！”

她哭得那么伤心，哭得竹娘心也碎了！她轻轻地拍着她的头，劝道：“孩子，别哭，你别哭呵！”她叫女儿不哭，自己却簌簌地流下泪来，母女俩哭成一堆！风，轻轻地吹着竹林，在伴陪着母女低低呜咽！哦，这是她的女儿，又不是她的女儿！她一把尿一把屎把她拉扯大，使她象竹子拔节一般，

长高了，而今却要离她而去！她能不心疼吗？笋子成竹风风雨雨几春秋？坎坎坷坷多少年啊……！

二

那是刚刚解放的日子。竹娘那时正是二十出头的妙龄少女。镇子里的人都叫她竹妹。那一日，她正拎着砍刀，进竹林砍竹。

竹林深处落下的叶子很厚，竹妹踩着，沙，沙，沙地作响，越往深处，声音越响，幽幽地，冷森森地。阳光穿过层层竹叶的间隙，把浅浅金光投到地上，给林子带来了无限生机，但终究驱散不尽这里的阴冷寒气。竹妹平日进来也不免有几丝胆怯。因为，这里有土匪出没。一解放，土匪被收拾了。但还有个把漏网的，要是突然间闯出来，她孤零零一个女子，别说手上只有一把砍刀，就是浑身是刀，也要吃亏的！所以，竹妹平日只是进入林子丈把二丈远，就驻足了，选好成材的竹子，急急地放下十多条，扎成一捆，就拖着下山。

可是今日，她进了二丈远，还要进，她心里感到，此刻进林子的似乎不止她一个，而有成村的人陪着她，壮她的胆，不是么？工作组长跟她讲了，要让她出山，在区公所做事，当“工作同志”。哪有工作同志怕土匪的道理？一个山里姑娘，很快就要踏进另外一个世界去，心里充满了新鲜感、自豪感，她感到自己很快就成为山里最幸福、最勇敢的人了，高兴都来不及，还有什么胆怯可言？

竹妹向竹林走去，倏地，看见一个人影在竹林里！她心里一惊，莫非撞到土匪了？真的是土匪也不怕，她背后有成千成百的叔伯姐妹，只要她一张口，土匪就会被围困在竹林

子里，这里是人民的天下，是竹妹的天地！她想是这么想，手却不由自主地抖索着，她探着头，手扶着竹，死死盯住那人，只见对方在一根粗大的毛竹上挂了一只什么，然后，匆匆地走了出去。山风一吹，他的头发扬了起来，长长的，呵，是个女人！那身影似乎在哪里见过，但隔得远，看不清楚。她到底是谁？她进林子里挂的是什么？

竹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往那根竹子走近一看，天哟，竹梢上挂的是一只竹篮，里面竟装着一个婴孩！她细细地辨认：竹篮结得工精、样巧，篮子的两面还织了两张竹叶，活鲜鲜的，好比从竹子上摘下来的一般！竹妹蹙着眉头：她已认出，篮子是她织的，几个月前送给叶家少东家叶宗清的。躺在里面的婴儿穿着金色花边的衣服，在这一带，除了叶家，是没有第二家人有钱穿这样阔气的衣服的。很显然，里面躺着的是叶老板的孙女，少东家的千金叶凤儿。而刚才那个神秘的女人就是叶凤儿的母亲唐承纶。

解放前，这一带很穷，许多人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哪有本事养儿育女？不忍心儿女白白归天的，就把装着儿女的竹篮挂在路边的竹梢、树杈上，让好心的过路人收养了去。心硬一些的，则把竹篮挂在林子深处，儿女生死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叶家是这一带的财主，绝不会破落得连孙女也养不活。叶家为什么断后？竹妹自然是不清楚的，竹有竹纹，木有木轮，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哪里知道别人家的隐私？但竹妹和叶家沾亲带故，她叫叶宗清作表哥，两家贫富悬殊，一个在竹顶，一个在竹根，平时走动不多，但碰到逢年过节、红白喜事，偶尔也串串门。几个月前，叶宗清生日，竹家没钱送礼，就叫竹妹织了几个精致的篮子送去。竹家有这层关系，竹妹多少也听说过一些叶家的事情。

竹妹听说：表哥早年在广州教书，近年来才回乡在父亲门下做生意。他带着他家的长工进山砍竹子……叶家的竹山砍了一片又一片，总不见叶宗清拿钱回家来，有人说他拿钱接济共产党，又有人说他用钱去接济土匪，前者说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坐着叶家竹子扎的竹排过江上山打游击，后者也说他们直接见到土匪扛着叶家的竹子上山筑工事……叶家少东家到底是地下共产党，还是山上的土匪头？谁都是道听途说，捕风捉影，谁也没有真凭实据！倒有一样是真实的：半年前，叶家正为少东家做生日，少东家却突然消失了！竹妹为表哥送去竹篮，也没见着那个神秘的表哥！

半年后，竹家湾解放了，人民政府没收了叶家的竹山，准备没收叶家的浮财。可是工作组进叶家一搜查，尽是一些不值钱的长袍马褂，坛坛罐罐，那些值钱的金条银器都不翼而飞了，找了半天，挖地三尺，连个屁也找不着！工作队员怒吼着，要找叶家的人清算，可叶家还有谁呢？叶老板半身不遂一年多，动又动不得，讲又讲不清，象条死狗整日蜷缩在竹睡椅上。

不是老板，是不是他的媳妇呢？这个唐承纶，精明得很，薄薄的两片嘴唇好比竹片那样锋利。莫非是这个快嘴婆娘转移了浮财？哦，哦，不可能，上个月，唐承纶已跟着叶家的工友程纪顺另立炉灶重开锅了！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她跟了贫雇农，自然也成了贫雇农了，她既有屈身贫雇农的觉悟和勇气，自然就不会再干财主的勾当。

筛了簸箕筛箩斗，筛来筛去，数来数去，转移横财的不是别人，定是叶家的少东家，叶宗清无疑了！他一年前常常和山上不明不白的人来往，半年前又突然失踪！迟不走，早不走，偏偏在解放前半年出走，他又知道叶家的财源财路，除

了他，不会有第二个。工作队一确定打击的目标，马上以区政府的名义出布告，凡是看到土匪恶霸叶宗清的，立即捉拿归案！捉到的有奖，知情不报或窝藏的，与匪同罪！

谁料，布告贴满了城乡，追捕的人去了一批又一批，竟找不到这个叶宗清的踪影！有人传说他死了，但死又不见尸！这个神秘的少东家，到底是死是活？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天晓得哩！

找不到这笔浮财，工作队决定对叶家进行严密监视，密切注意进出叶家可疑的人物。哪怕是一只狗、一只猫也不能放过。

如今，藏在竹林里的不是叶家的一只猫、一只狗，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一个不懂人事的婴儿，叶家的一根苗。

唐承纶丢下了她的心头肉，也割断了她和叶家的唯一纽带，她摇身一变，变成了贫雇农，走上了新的生活之路。

可是她的孩子呢？这个叶家孽种！她刚刚来到人间，难道又要匆匆回到天国去？……

对于叶家的人，竹妹有的是憎恶：那一年，竹妹的母亲就是死在叶家的两团洋纱手里。当时竹妈病重，抬到县城急救。那年月国民党的金元券贬值，比废纸还不如，市场交易都用实物，不是用谷米就是用洋纱。医院要两球洋纱作押金才开诊。竹妹穷得把鼎锅都挂起来了，哪里有什么洋纱？迫不得已，她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表姨父叶老板开恩。叶老板一看是亲戚来了，也不摆架子，倒是很和气地叫媳妇赊两球洋纱给她。竹妹得了洋纱，急匆匆地赶到县城医院，医生解开一看，中间塞的竟是假纱、棉絮！医生生气地把冒牌货丢在一旁，拂袖而去。

竹妹抱着假洋纱，哭着要到叶家论理，走到半路，她被

一个男子拦住，她抬头一望，正是表哥叶宗清。表哥一看到她手上乱成一团的假棉纱，他那双大大的眼睛冒着火，没有说话，骤然夺过那一团乱纱，用力扔到河里。他则拉住小表妹的手，急急地赶回县城医院去，找到医生，掏出几块光洋。可是当医生穿起白大褂，迈着碎步朝病房走去的时候，竹母已等待不得，悄悄地离开人世了……叶宗清悔恨不迭，安慰了表妹一番，最后花钱替竹母办了丧事。

事隔多年，这事渐渐淡忘了，眼下见到这嗷嗷待哺的婴儿，使她看到了叶家的人，叶家的物，似乎又看到了那两球洋纱，在堵住她的胸口，使她简直喘不过气来！她一咬牙，车转身，迈步就要离开。

她刚刚抬腿，那婴儿突然张开嘴巴，放声大哭，一声长一声短，在幽幽的竹林里回荡，是那样揪心、凄凉，使竹妹心头一缩，不得不止住脚步，扭头向婴儿望去。不看倒也罢了。一看又是一阵恶心，那两球洋纱，还有工作队的眼睛，村里人的脸孔象走马灯似的在她眼前晃动着：是的，叶家的人成了麻疯佬一般，谁都怕惹他们；就连这不谙人事的婴儿，连他们的骨肉也感到是累赘、祸害，自己又何苦招惹麻烦、多管闲事？还有，自己很快就成为“工作同志”了，“工作同志”怎么能和有钱人家扯不清楚呢？她一扭头，又离开婴儿，向旁边走去。

她一走，婴儿哭得更大声了，一声比一声高，一声比一声惨。山风吹来，竹叶晃动，抖落一地水珠，好比泪水，伴着婴儿在哭。竹林里静得出奇，除了婴儿哭叫，再没有半点声音。渐渐地，哭声嘶哑了，音调低下去了，听得出，孩子已哭得没有半点力气了，恐怕，没多久，就要断气了。林子里更静了，除了脚踩竹叶的沙沙声，还是沙沙声，孩子的嚎